

詩性陰性書寫對課程實踐的啓示

張佳琳

隨著性別多元時代之來臨，強調包容與纖敏的陰性書寫風格應運而起，相較於在社會文化裡取得絕對高於陰性位階的陽性特質，陰性書寫抗拒傳統裡二元對立以及必分高下優劣的詞彙與觀念，主張讓意念與文字自由自在地流淌，呈顯開放、多重、變化且富於節奏的樣態，除衝擊現代社會獨尊嚴謹工整條理分明之體制，這種陰性書寫賦予人性想像創造之可能性也提示課程應從追求邏輯真理的泥沼中躍出，重新認識人性輕軟細柔的部分，在課程實踐上引入陰性書寫的詩性、非線性且不受框架限制的包容性，以陰陽並濟、多元共存、美感張力的改革來凸顯差異性、詩意奧秘、陰性纖敏、想像創造，為課程的向度賦予更多發展空間。

關鍵字：陰性書寫、女性主義、詩性智慧

作者現職教育部秘書室科長

壹、前言

書寫 (writing) 是人類自遠古時代以來綿延流傳用以紀錄生活事項及表達對天地、對人或對事情思想與感覺的重要方式。書寫的工具與方式傳衍至今，已經匯聚成爲見證人類文明歷史的主要途徑與記錄，也是族群文化更迭下的重要寶藏，透過各種形式的書寫文本，吾人除了得以窺見巨觀的時代變遷與文明的演進史，更可以探究到微觀細膩的人類思想與情感的內在世界。

歷來不論中西書寫的發展均相當活躍，其體裁之豐富，取材之精細，處處展現各時代文化的優越表現，並有著相當可觀的深度與寬度，不過，這種原具多元性的書寫樣態，在進入理性發展闡揚到極致的現代社會裡，一度走向了獨尊嚴謹工整條理分明的體制當中，書寫的目的轉爲追求邏輯與真理，不論東方或是西方的書寫，都漸漸出現了幽微的缺角—陰柔婉約的寫意風格，尤其在父權體制下，行文用語間崇拜陽性與輕蔑女性，影響所及，書寫的發展在東方重視家國禮教之工整雕琢，而在西方則也走向一味探究真相追究義理的實事求是風格，少於溫婉的柔美。

就文學的觀點看，女性特質在書寫中的話語主體性地位一直不彰，就哲學的角度看，女性也未曾作爲被思維的對象，人性的多元面向被壓制與忽略，在政治、經濟、社會地位上均被侷限、箝制與懸置。德希達 (J. Derrida) 和傅科 (M. Foucault) 後結構主義

的書寫觀點，接納各種文學或文類表現的並立、矛盾或結合，逐步給出養份，讓多元逐漸成爲當代的新立足點，在此同時，「女性主義者」(feminist) 也在反省到這種尊理性而輕感性的書寫問題，特別關注了陰性書寫 (feminine writing) 的議題，開始強調想像、流動、自由、奧秘的書寫特質，這恰巧與十八世紀維柯¹ (Giambattista Vico, 1668-1744) 在盛行著科學理性主義的時代背景下革命式地提出「詩性智慧」(Poetic Wisdom) 的主張有相通之處，詩性與陰性之間在某程度上對人的多樣性有相當的掌握，陰性書寫補充了詩性的空間，而闡揚詩性的精神與方法有助於拓展陰性書寫所揭示去除外部控制的立場，二者共通之處在「以人的方式書寫」。有鑑於課程應是開發學生潛能並引導學生多元發展的重要媒介，所以本文擬以詩性的陰性書寫來拓廣課程中所遺漏的重要部分，並思考課程所能激勵人類潛能發揮的向度。

貳、性別自主意識中的陰性特質

陰性書寫概念是對應於陽性而來，其相異於陽性所強調的「差異性」乃成爲陰性書寫分析的起點。這種差異從性別的處境來看，女性係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的實存：包括在生物學意義上的兩性分化、遺傳造成兩性差異²、性激素作用造成性別的分化、中樞神經系統的性分化³、人體生理機能造成異性之形態、功能、生理週期、情感表現迥異；在心理學意義上，性別結構傾向⁴、人格行爲表現⁵、自我概念上的差異 (錢銘怡、蘇彥捷、李宏，

¹ 維柯，義大利人，生於那不勒斯，於 1725 年出版《新科學》(The New Science) 一書，在盛行著科學理性主義的時代背景下強調人本的社會思想，反對自然科學方法外部控制，1744 年去世。

² 人類的生殖細胞中最後一對染色體 (性染色體) 係決定性別的關鍵，據遺傳學的研究指出，性染色體上的基因可以控制某些「伴性特徵」(sex-linked traits)，對不同性別徵狀的出現具有影響。

³ 性別的分化在中樞神經系統表現在大腦功能及結構的差別上。下丘腦調節垂體激素分泌模式；大腦兩半球依功能而分工，在性別發展上有不同表現。

⁴ 一般而言，在言語能力上，女性顯示出較明顯的優勢；在記憶方面，男性較善於意義加工；在思維方面，女性的思維屬於形象型，在知覺方面，女性則較男性敏銳。

1995)；在社會學上，家庭、學校、同伴、職業、大眾傳播的角色期望，對性別生涯歷程，乃至社會文化形就性別（gender）及互動產生的性別關係（sexuality）影響極巨。

性別自主意識逐漸抬頭之後，「女性主義」（feminism）藉用描述、解釋以及實際活動運作等指陳女性的次等處境、以及受宰制與壓迫的苦難，表達對「不平等」的抗拒藉以喚醒更多關注及改革，一方面重新思考「人」之本質而強調陰性地位不容忽視，另一方面則基於自由主義理想主張個人意志不從屬於他人，而致力打破陰性的附屬地位。這段女性覺醒的歷程大致走出了三個演變過程：抗拒、平權與差異（張佳琳，2001），從意識解放之初表達對「不平等」的抗拒，對人爲、制度、意識型態的不公平和漠（歧）視力圖改革，到以描述、解釋、改革、解放的方式與觀點來探討性別的問題，倡議兩性平權，乃至漸漸承認性別差異形塑社會關係多元發展趨勢，揭舉性別特質的闡揚，而受到時代、文化、情境脈絡、思潮演變之影響、女性主義也挾帶顛覆性的新思想、新美學、新批評，衝擊意識與造成思維的翻轉，在當今政治、文學、藝術、哲學、教育等各方面論述都展現出極大的影響力。

這些思潮，除了女性意識的闡揚，也吸收心理學家榮格（C. G. Jung）及女性主義學者赫布蘭（Carolyn G. Heilbrun）的「雙性人格」（androgyny）說，不再落入陽性中心的框架，也打破傳統男女二分的觀念，性別多元的觀點漸受到重視，不但成爲當代思潮之主流，也帶引出對於「陰性」（feminine）的關注（何慧芳，2001）。所謂「陰性」，意味著相對於「陽性」（masculine）固著硬式的另一面—柔性特質，傳統上，陽性代表的是光明、崇高、明確、優秀的事物，陰性則是黑暗、低下、模糊、負面的象徵，但是在性別意識的反省下，陰性的特質不再被封鎖或污名，在豐富的詮釋與理解下，陰性已不再侷限於性別上的類屬，成爲一

種非對立的傾向與特質。

陰性的過程與自然生態的循序類似，並懷著原始的神秘、柔弱與感性的特質，這與文明的理智、剛強與侵略的特性相對應，在隱喻裡，大地展現最偉大的陰性特質，其涵蘊生命的靈性與神聖性，具有創生、重生和哺育萬物的象徵，這特質，宛如古希臘神話中天神創造宇宙、大地、諸神以及人類，展現自然之母的生態觀，在其意象裏，人類與自然和諧地統一，並依據自然的韻律存養生命，這便是陰性特質的根本，這種特質不絕對專屬於女性，而是某程度地闡揚了原被忽略的女性特質，強調此特質之目的在於關注人類的多元表現：除了母性、愛心、包容，陰性特質更欲展現寬廣且批判的精神，以一種家庭式（domestic）的多元結合所具有的強大包容力，涵蘊生命的所有可能性。

這種陰性不被劃歸在性別範疇，且必須脫去空洞化的女性刻板印像，將關於陰性的意涵與特性再予擴充，亦即，體認主張陰性特質雖相對於陽性而來，但在闡明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的關係時卻不應單單只有二元化對立的既定價值觀，也不侷限在兩性議題的論辯上，陰性所揭示的是一種涵納差異的主張，以及價值多元的取向。

就教育而言，在重新檢討性別議題時，已不再是僅以高喊「兩性平等」施以「兩性教育」課程就能因應這股思潮之訴求，也不是只將有關性別的教育課題加以論述就能解決深藏悠遠的不安，面對波瀾起伏的各項女性評論，必須要有一套革新的課程觀與課程內涵，才足以涵納這廣攸的思維。爲帶入陰性書寫的思維，以下先探討陰性書寫的內涵及結合詩性之後的啟示，思索足供在課程裡深耕經營的策略，藉以轉化男性/陽性優位主導的課程模式，訂定能凸顯及符合整全人性之需求，並允許陰性特質表現的課程，在課程實踐的不同面向中賦予

⁵ 研究指出，男性比女性有較高的內控傾向，女性比男性表現出更多的抑鬱情緒，心理學家霍夫曼（M. Hoffman）研究，女性比男性具有情緒表達性，傾向注重親密和知己性，男性則傾向團體性。

主題文章

學生更多發展自我及自由發聲的空間。

參、陰性書寫的起源和發展

一、陰性書寫的濫觴

藉以轉化男性/陽性優位主導的課程模式，訂定能凸顯及符合整全人性之需求，並允許陰性特質表現的課程，在課程實踐的不同面向中賦予學生更多發展自我及自由發聲的空間。

文學意義上的陰性書寫，中外約略可見。早漢時朝民間流傳溫柔婉約詩歌，深富蘊意款款溫情，很難不讓人聯想到陰性，雖作者難考卻非全女性之作，真正的女性作品在傳統封建社會的處境中反而不易發展，宋代女詩詞家朱淑真，便曾因能文而《自責》：「女子弄文誠可罪，哪堪詠月更吟風。磨穿鐵硯非吾事，鏽折金鍼卻有功。閒無消遣只看詩，又見詩中話別離。添得情懷轉蕭索，始知伶俐不如痴。」。

女性為文的窘境不單是在中國文學中，西方文學領域女性的文學地位也深受束縛，對這種遺憾的反撲具體表現在陰性書寫的濫觴，法國女性主義作家艾琳西蘇（Hélène Cixous）、依莉嘉蕊（Luce Irigaray）、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闡揚陰性書寫，將文學的敘事開啓另一個承認陰性的面向。

西蘇於 1974 年成立陰性書寫（*Écriture féminine*）中心，透過對陰性書寫之提倡觀點試圖在二元對立的結構中找尋女性自主的發聲空間，她借用自德希達超越理體主義⁶（*Logos*），提出口說不應優於書寫，以及書寫所具有豐富的延異（*differance*）意涵，以不受言說限制的延異概念來描述受壓抑與被忽視女性的處境。她並對照陰性書寫和陽

性書寫（*masculine writing*），指出陽性書寫乃是根源於男性生殖及原慾法度（*genital and libidinal economy*），在社會文化裡取得絕對高於陰性書寫的位階，展現出一種二元對立以及必分高下優劣的詞彙與觀念，在進行二元對立的同時，藉由否定陰性來肯定陽性的一元，比如：陽，就是天、就是光明、是良善的，陽性就是男性，而相對於陰，就是地、就是渾沌、是邪惡的，陰性就是女性，在一連串設定的認知模式中，落入兩元的陷阱，更在無形之中接受了一種意識形態上認知的宰制（刁曉華譯，1996：397）。

依莉嘉蕊則將重點放在挑戰佛洛伊德的觀點，她指出：女性並非不完整的男性，女性有獨特而完整的自我，所以女性書寫不應該是被訓練為尊崇陽性的起、承、轉、合式的線性邏輯，應該更加貼近自己的多元邏輯。克里斯蒂娃則提出女性的「符號語言」理論，認為通過文本的變換、節奏、跳躍，可以成就一種陰陽兼具的先鋒式（*avant-grade*）寫作風格，避免盲目追求平等的男性化女性地位。她也認為：不論男女，都可以留在認同母親的女性化特質語言，以想像態語言不停挑戰具有權威的象徵態語言，這是陰性書寫重要的精神所在（黃逸民，1999；何慧芳，2001）。

就此而言，陰性書寫主要以銘刻陰性特質為目的，起源於女性主義者的反省，並在文學上發揚。西蘇便指出，男性對女性的思考總是認為「女人終究是不可想、不必想的」（Cixous, 1981），西蘇鼓勵女性把文字注入那「不可想」、「不必想」的世界，藉著書寫而將自己帶離那男性業已為女性建構的世界，就她以為，女性那獨有的書寫風格一格式不固定、有自己風格（*marking*）、多信手而寫、寫法隨意自然（*scratching*）、書寫迅

⁶ *logos* 在古希臘文中原包含「字」、「言語」、「說詞」、「故事」、「交談」、「歷史」等義，後來延申為「思想」、「真理」，在理性闡揚下所賦予絕對真理的大寫理體主義深受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者所撻伐。

疾不多加修飾 (scribbling)、記法約略、簡短 (jotting down)，將能帶動一種流動感，其奔躍幻變處，猶如希拉克里特斯隨時變化之河，相對於此，男性書寫則是定型的，缺乏流動的 (刁曉華譯，1996：397)。如西蘇所云：

陰性的書寫能不斷保持前進，地勢、狀況一概不考慮，……她讓自己的語言說話一仿若千隻舌頭在同時發言，滔滔不絕，既無止亦無終，……她的語言並不收納、包含任何事物，而只負責夾帶事務：且其並不壓抑可能而只創造可能。(刁曉華譯，199)

西蘇認為，相較於傳統的「黑色墨水」，陰性書寫建議採用「白色墨水」：「這是一種白色墨水的書寫，她讓她的文字自由自在地往她希望的方向流淌過去」(刁曉華譯，1996：398)，不急著在脈絡裡突出、也不意圖製造真理，而是讓文字自由自在地流淌，呈顯開放的、多重的、變化多且富於節奏感，充滿可能性的面向。

這些觀點確立了陰性書寫的革命性潛能：書寫應是詩意的、非線性且不受理論限制的、瓦解傳統架構並包容矛盾 (謝小苓譯，1999)。這種包容矛盾，意味著「多元結合」，如前所述，是陰性特質中「家庭式」般擁抱歧異與包容多元，並非僅止於二元概念或侷限在性別對立。所以，強調陰性書寫的地位，除了一方面意圖抹去人為造作的性別差異，翻轉他者的處境，另一方面也在於強調陰性的意涵不應再只被歸類在性別範疇中，而是一扇應被敞開的豐富寶藏之門，強調陰性書寫，並不是追求另一種獨尊的傲慢或自我中心的自大，而是跳脫性別觀念與偏見的限制，關懷在每一個主體身上可能的陰與陽特性，也關懷生命中不同的剛強與纖細柔美意涵的交互流動。

二、陰性書寫的發展

細品陰性書寫的起源，可以感覺到似乎

有股無以名之的宰制壓力在影響著女性書寫時的筆觸，字裡行間總留著一道道掙扎的痕跡，尤其在意識到自身的處境後，陰性書寫的風格逐漸出現在各種文類中，透過運用於詩文、評論、故事、傳記的表現手法，深度反省自身與他人的處境。這類風格的敘寫方式兼重意識與事實、現況與理想的實踐，展現陰性強烈想要跳脫陽性束縛的書寫文體，由於其理論／實踐／實驗的作品本身呈現出抗拒傳統文學觀及批評法則的內在元素，影響現代許多作者，吳爾芙 (Virginia Woolf) 便是一個代表。

吳爾芙在二十世紀初期的英國，以文學大聲撻伐以男性為主的邏輯，運用簡練又優美而深沈的文字書寫，蘊含豐富意象，其帶有陰性力道的意識流小說作品是英美文學史上的一重要里程碑，其對於婦女和文學關係探討開啓文本的另類角度。其著作《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特別關心女性從事書寫的空間，她指出，女性不但公領域中的權力被剝奪，在私領域中也沒有專屬於自己的房間，當女性企圖捕捉保留她們的意識使之形成豐富的文學題材時，她們沒有足供施展的餘地，無法暢所表達真實情感，因而產生隔閡，女性只被要求必須符合女性形象的一切符號，扮演關於女性形象在男性心目中的一切幻想 (劉亮雅，1987)，吳爾芙不但主張女性主體應能在男性主導的領域發聲，並認為應避免重複陷入互為壓制的循環，所以也特別提出從事書寫創作需要同時具有陽性和陰性的思維邏輯，以達到平衡的觀察眼界。

舉例而言，她便曾評論兩本著名的英國小說《簡愛》和《傲慢與偏見》。她認為，就陰性書寫的美學來說，《傲慢與偏見》較《簡愛》為佳，《傲》裡描寫的是多愁的世界、是透過多重的視野、不同聲音的對話來呈現，是真正的陰性書寫，而《簡》則偏向於呼天搶地式的陽剛風格，不斷呼喊著「女人不該被踐踏」式的口號，過偏於一元化的

主題文章

自我中心。

《牆上的記號》是吳爾芙另一個呈現女性意識痕跡的作品，敘述者在回想牆上一個記號時，猜想它是鐵釘留下的釘痕、玫瑰、葉子、一個小隆起、一個裂口，由鐵釘想到畫像、前任屋主、生命的奧秘和人類的無知、死後渾沌無知麻木的世界，由小隆起而想到南部高地上的土堆和古物、蒐集家等，敘述者明明可以站起身揭曉答案但她卻否定了這條捷徑。

而在思索的過程，她常常被打斷：「我納悶著，現在是什麼取代了那些事物了呢？那些真的是標準的事物？也許是男人吧，萬一你是女人，男性觀點統御了我們的生活，設定了標準，建立了威塔克優先權表⁷……，要不是有這些優先權表，你真可以想像這個世界哩」（劉亮雅，1987）。

敘述者原本可以沉潛在想像中的一個恬靜的世界，但由於男權宰制的限制，使她無法徜徉其中，所以轉而凝神想著不具人格世界的事物，如櫥窗燭臺，逃避人事所帶來思想上的迫害。

這種陰性書寫的策略，有著迂迴與低微的調性，放棄直接，改以曲徑來擴充想像，放棄大寫的「她」，而改為敘述小寫的「她」來作為女性發聲的策略。這種迂迴和小寫，可以為父權文化壓迫中喪失主體的人找到喘息與演繹的空間，也可以在卑微、匱乏與焦慮的代名詞外，發掘真實的聲音與經驗，開放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也可以在窺見陰性壓抑（repression of feminity）與內圍的存在處境後，尋找出身份的立足點並注入重新出發的動力。這是以沈浸代替抽身，以迂迴代替捷徑的策略，立意在換取更廣攸的空間。

以上以吳爾芙的作品為例，說明透過陰性書寫文本的爬梳開發陰性特質的策略，這種展現陰性書寫的特質，實際上也是一種迂迴但深刻的途徑，是透過自書與自述，開展集體／個人記憶圖譜、探論邊緣發聲、批判文化精英主義，以及釐清文字系統／知識體系中強勢文化符碼的「殖民性」、辯證「書寫／言說」的權力政治之策略。這是掙脫陽性歷史書寫「他者」角色的重要途徑，也是減緩男／女、陽／陰、他者／自我、支配／服從的對立與糾結的作為。不過，如果只是在傳統的二元對立傳統下討論陰性書寫，相當容易落入陰／陽，女／男，s/he 的思維範疇，所以，陰性的書寫需要更寬廣的心胸與視野，也就是說，陰性的書寫必須更能夠具有包容與寬廣的可能，避免落入只批判陽性書寫的影響，而忘記自我的一套邏輯當中，陷入另一種僅以不同符號所建築的新式偏見，甚至無意識地蹈入了原被批判的父系話語，或形成了陰性的虛假論述。

肆、結合詩性元素的陰性書寫策略

以上已述及，陰性書寫需要具備包容與寬廣的可能，避免再次落入另一套虛假論述，在此，詩性（poetic）元素可帶入來調和與增強。

由於陰性書寫其重點在於強調不同於陽剛、明確、條理，在社會文化裡取得絕對高於女性位階的男性特質，也抗拒傳統裡二元對立以及必分高下優劣的詞彙與觀念：陽性代表光明、崇高、明確、優秀，陰性則是黑暗、低下、模糊、負面，所以陰性書寫鼓勵藉著文字將自己帶離那男性為他性建構的世界，拓展獨特的意思表現：細膩、婉約、不固定、信手而寫、隨意自然、迅疾不多加修飾、流動感、奔躍幻變。這種特質在相當程度上與「詩性」的特質相呼應。

⁷ 威塔克優先權表(Whitaker's Table of Precedency)係指英國貴族名錄,是男性排名構成的層級制度,無女性立足之地。

詩自亞里斯多德以來，便將之視為「人的自我表現」，除了分行分段的韻律感深具口說形式的活潑度，詩的意識與思想、情緒波動更是表露無遺，這種思想同時也與社會結構中主體位置的對應產生連結，所以，詩一向是最真實而廣位的書寫文本。

羅得 (Audre Lorde) 在〈詩並不是奢侈之事〉(Poetry is not a Luxury) 文中提及：「詩並不僅僅是夢想或觀點，詩是我們營造生活的鋼骨」(Gilligan, 1985)，詩在生存中的重要地位就如陰性特質作用在人類身上的要因一般，是與社會現實對話的樞紐，而不是可有可無的格言律令或格式論章。

再如李英豪(1994)所言：「詩的佳作無不延伸向豐繁、伸向濃鍊、伸向歧異、伸向密度、伸向深廣、伸向多樣性、伸向矛盾的統一、伸向對立的和諧、伸向意義的反射層……。綜言之，即伸向張力的強度」，這種張力是書寫中相當高遠的境界，也是陰性書寫的開展方向，所以，許多陰性書寫都表現出如詩的韻律與悠遠。

當然，也由於詩在文學上是最講究以文字的精煉及音韻變化來突顯意象的多重層次，它總是讓文字韻律的飽滿情緒充份展現靈魂與精神的深度，這種張力的呈顯，在書寫位置轉移 (transfer) 與交錯 (cross cutting) 的路徑上更擴大了多重的視野，關聯出更豐富的情境，意義也因此而能擴散獲得壯大的養份。所以，在陰性書寫中注入詩性的元素，是擴大陰性的張力與路徑的重要策略。

追溯起來，詩性的彰顯，在 18 世紀維柯的論點中有其極致：

維柯毫不懷疑人道創建者們都是某種詩人和哲人，“詩人”用希臘文的意義，就

是製作者或創造者。擅長於製作某種東西當然在某種意義上是知道怎樣製作它，而且“知道怎樣辦” (the know-how) 當然就是一種知識或智慧，這種詩性智慧的性質才是新科學的萬能鑰匙。(Bergin & Fisch, 1948)

這段話不僅指出人的詩性思維是一切制度與知識的根源，甚至宗教也為人的創造而生。詩性智慧肯定創造力來自於人類主體，「人類自己創造人類世界」(NS338,1108)⁸，而「人性(人道)亦在自己創造的世界中形成」(NS367,520,692)

陰性書寫與詩性智慧之要務同在回歸對於「我」這個人類本質的認識，其奧秘、創造、自由的特質均在詩性與陰性中相互印證：一方面用詩性言說來梳理對生命深刻而神秘的體驗，另一方面通過陰性來想像與開拓更寬廣的書寫，用書寫來闢新徑，擴散意義的效應；其相融相生的發展性如下：

一、以詩性激發「我」本能中柔性纖敏特質

詩性的自我表演呈現出不被框限的「自我觀」，就像維柯主張詩性智慧是人類最初也是最根本的智慧⁹，其意旨強調人類情感的表現、尊崇人性的地位，主張真正的人必然是一位擁有驚奇、崇敬與熱望情感的人；人類完整的主體性來自於充分展現「我」的真實感情，包括理性與感性 (Swingewood, 1995)。

因為，詩性是一種綿密不斷令人感動的句法與特質，刻畫的情節可以是纖細與深刻，也可以是熱情與智慧，展現柔性與陰性特點。透過詩性，激發原被抹去的「我」本能中柔性纖敏特質，讓單一權威與自我鏡像開始鬆動，

⁸ “NS” 係指《新科學》的縮寫，因該書以段落來呈現，故“NS338”即表示引自《新科學》第 338 段。

⁹ 《新科學》中指出：「這種詩性智慧，及神學詩人們的認識，對於諸異教民族來說，無疑就是世界中最初的智慧」(NS1111)。

主題文章

「我」開始具有決定性的自由意志，與選擇陰性文化價值的自主能力，即使是「小我」(小i)的認同，也具有發聲的力道與敘事合理性的理直氣壯，肯定出「我」的本能中柔性纖敏特質的自由展現，以兼容並蓄來鬆動單一權威，並在性別位置上擺脫性別尊卑以及大我的傲慢，去除限制的鏡像與不安的自我，重構陰陽並濟的整全存在體。

二、詩性對天意的虔敬指出陰性的奧秘意涵

對「天意」(天神意旨)的虔敬代表對自然力量的敬畏與尊崇，也指出人類崇尚原始自然發展的虛懷，人類行為在自然的天意安排下選擇了自己的方向，照理而言應該是合乎人類本性的常道，而非違反自然本性的發展，維柯便指出天意所賦予人的詩性更讓人創造了各種社會制度：

……人儘管孱弱，卻有自由選擇，把情欲變成德行；不過也證明，他受到天神的幫助，自然地受天神意旨的幫助，超自然地受到天神恩惠的幫助。(NS136)

受到天意的嘉惠，人類自然而然對於冥冥中的安排有著一份神秘敬畏之心，也因為這種神秘敬畏，讓人不敢自大與狂傲，能謙遜地看待生命。在《新科學》中說明了詩性對內心感覺作用引發無限崇敬，進而產生智慧的表現：

……各民族對於神的萬能都有一種藏在內心裏的感覺。從這種感覺裏又湧起另一種內心感覺，即引導各族人民都對占卜表示無限崇敬。詩人們就是以這種方式在異教民族中創建出各種宗教。(NS383)

人類本性中的詩性激發內心作用，一方面對天地人產生虔敬感覺，一方面也引導創

造的能力與作為，由於相信來自天神的幫助，人自然而然對天意奧秘的虔敬，其實也就是對於人類天性的虛懷與尊重。

……天神意旨安排，俯首聽命於一種更高的權力，及他們所想像的天帝約夫¹⁰。(NS1097)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天意是什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將詩性視為天神賦予人類的力量，加深了人類可以自由選擇的論證，也肯定人類本具詩性的說法，讓人更敬重生命的存在，對於多元的、神秘的、潛藏的可能性更具有包容性，兼含抽象感性的陰柔。憑藉這種陰柔的力量，精神可以獲得融入與飛升的出入自得，心靈得以整個沉浸在具體殊相感官裡，也可以飛升到普遍共相中，發現事物的真實意理與形式，並且再在這些感動中對於各種可能性抱持更敬重的度量。

三、詩性的想像能量帶入陰性的創造動力

在希臘文中，Poesis(詩)這個詞的意義是「創造」，「它主宰我們為獲得構成人類一切科學和藝術所必要的訓練」(NS364)，就此而言，詩性是創造或構造的能力與知識。

這種詩性的創造動力來自於好奇心，由好奇而對事物產生興趣與臆測，這是創造的根本來源：

詩的最崇高工作就是賦予感覺和情慾於本無感覺的事物，也因詩性的智慧才有人類世界之創生，尤其是像兒童般的創造力、模仿力。(NS186)

所以，一切的起源來自於詩性的好奇心，是一種凡俗的、感覺的、直接的產物，

¹⁰在維柯的時代，把約夫(Jovis或Jove)這個詞和宙斯(Ious)或朱比特(Jupiter)相聯繫是相當常見的，這些詞一方面是當時對天帝的稱號，另一方面也強調對天神意旨的尊崇，因為Jove與拉丁文Ious(法律)的關係和just或justice有關，也就是說法律來自於天帝，其秉持著正義，而人們透過對天神的虔敬態度來執行法律，獲得正義。

是具有原創性的，人類因為詩性的好奇而進一步地進行思索、反省、改造。

好奇心是人生而就有的特性，它是蒙昧無知的女兒和知識的母親。當驚奇喚醒我們的心靈時，好奇心總有這樣的習慣，每逢見到自然界有某種反常現象時，例如一顆彗星，一個太陽幻相，一顆正午的星光，就刻要追問它意味著什麼。(NS189)

這種詩性的好奇心促成了想像的可能，並以此為出發點而有了能量，注入詩性好奇心的陰性特質，其想像力是豐沛而無窮的，是一種原生而開闊的，不被抑制也不走向偏頗的創造，就像是來自天然的原始動力，也像是來自大地的天人感應，如果用陰性的特質來說，更有一種在天意玄學、邏輯思索中創生，一種參天地之化育、得生態之衡成、天人合一之境的實踐，詩性與陰性交互的想像創造便是如此自然天成。

若用西蘇的語言，陰性書寫其實是一種關於母親的語言，是一種原始的話語，每一個成人都保有母體韻律與音節的印記，這種音律，與詩性的節奏律動相當，二者共同肯定想像的重要性，藉由想像，自我與母親他者(m/other)結合為一，想像乃得以銘刻，得到自由戲耍的意符，並真實表達不被壓抑的認識。

所以，詩的原創性，為陰性的創造動力注入更大的想像能量，結合詩性與陰性，激盪出不被框限的創造性話語。

四、詩性的形象思維開發陰性的隱喻類比

朱光潛(1983)曾將詩性詮釋為「形象思維」的表現，認為其包含了「以己度物的隱喻」、「想像性的類概念」(imaginary class-concept)；形象思維的形成是抽象思維的基礎，在人類發展之初，認識世界是先憑感覺的形象思維，包括宗教、神話、語文、法政制度都來自形象思維，以及想像虛構性

質的詩性創造，是陰性孕育與包容隱喻類比的活潑表現。

亞里斯多德的名言曾指出：「凡是沒有進入感官的東西就不能進入理智」，要讓事物進入感官，除了直接鋪陳，還有更多迂迴而深刻的作法，尤其是肯定人本身的作用為出發點的各種比擬與想像，更具有深刻的影響性，這種詩性的方法在於「以人的方式思維」以及「以己度物」：以生而具有的想像與創造去理解由人所創造的事物(這是最直接的途徑)、以己之移情對事物表現感覺和情欲的隱喻或透過人的感覺想像加以具象。隱喻與具象所呈現的是詩性與陰性的「感覺」和「想像」之構成，包含詩性的作用力與詩性的表現力二個部份，前者強調的是「感覺力」與「想像力」，後者則表現在創造性的故事(story)與比喻(tropes)中，包括「寓言故事」(fabula)、「神話故事」(mythos)、「隱喻」(metaphor)、「替換」(synecdoche)、「轉喻」(metonymy)、「暗諷」(irony)。這些有別於直接表述、獨一表現的剛性風格作用，最主要是意欲放大思維空間與觀看的角度，活絡對話的維度，賦予事物更具創發性的動力。

綜歸來說，詩性表現在纖敏、奧秘、創造、類比等方面的能量，對於陰性特質的表現給予更為整全及有效的啟發與補足，柔性纖敏是人本具有之特質，只是每一個主體比重不一，透過解放與發揚，人性得以更為多樣與自由，動態與靜態皆宜、也拒絕被確定所僵化，是協助自我從層層節制中跳脫的動力。詩性的彈性、轉化性、自由的思考或創作方式，更是讓陰性的產出與互動呈現超鏈結的網絡，調和陽性與陰性之間相互平衡發展與創生，創造兼及於行動的指導方針，在實際生活運作中建構出既具玄奧(mystic)又帶出實用(practical)與參與(participation)的價值，而非獨霸、侷限、空泛的思維。

伍、對於課程實踐的啓示

課程領域或課程發展被這領域中的專家所傳述，這是學校體系對男性取向的完美符應。普遍的觀念完全符應著，從績效責任開始、遵循行為目標、行為校正、能力分析、教學系統等工作，是一連串增強男性的價值傾向及概念。而課程的語言根本是控制取向的，像是行為校正、學習動機、目標，深植於口語意義的概念，建構了一個相當強調控制、精密地配合文化中的男性價值。（MacDonald,1975）

現代社會邁入理性闡揚走向獨尊嚴謹工整條理分明體制之後，課程已經轉為追求邏輯與真理，並且重視功能與效率，忽略人性輕軟細柔的部分，陰性書寫轉以主張書寫應可以是多意的、非線性且不受理論限制，來擴大人與人之間的包容性，並且兼容詩性特質，讓差異性、詩意奧秘、陰性纖敏、想像創造成為實踐的可能，這種意旨為課程實踐（curriculum practice）提示了不同的發展方向。在此所謂課程實踐係指課程的方法、內涵與哲學而言，詩性的陰性書寫對課程實踐的啓示如下：

一、陰陽並濟的課程方法

陰性的途徑是迂迴包容與纖敏，陽性的途徑是直接區隔與剛強。就課程而言，與其標舉領域疆界而狹隘化，實應廣納更開闊的途徑，讓不同陰陽因子並存，課程方法可以是家國、父兄的剛強意志，也可以是大地豐盛孕育萬物的母性特質；可以是提倡陰性書寫賦予主觀意識及文字表達構造可能性，或經由表達他者經驗讓主體可以改寫現存的結構，也可以是尊重邏輯與真理的論述，開放對話批判之場域。

這是涵納多重視野的途徑。過去的研究顯示，刻板的性別角色及其社會化過程，減少性別發展可能性，單一社會化價值只會透過師生互動、教科書、輔導諮詢、性別角色

刻板化的課程和活動，系統而巧妙地將女性貶抑為附屬地位（Adkison,1981），傳統課程方式，要求女性行為必須符合社會角色期待，訓練為被動、不爭強或太自我主張、要具依附性，不能太獨立或具主導性格。如西蘇所說的：「大多數女性都是這樣的：她們替別人一男性一寫作，在她們的不自覺下，給予了它聲音，最後產生了基本上是男性化的作品。」（刁曉華譯，1996：398）。為將這種壓抑轉化為洋溢樂觀且歡愉的情懷，相較於習慣小心翼翼地將思想包藏在一定義周密且規範嚴格結構中的制式方法，詩性的陰性書寫提示開放、多重、變化空間。這方法包括透過想像挑戰權威象徵、穿梭課程中的陰陽意象、轉換我與他的位置、超越二元論的思想體系，讓對話與思想更為多樣豐富；同樣地，閱讀與觀看也可以是陰性或陽性的，可以融入、超越、轉換、拆解或改寫，課程中亟應拓廣這種對話、閱讀、書寫真實文本的空間與能力。

然後，基於肯定不同性別表現在價值上確有殊異，進一步藉著課程的力量，注入多元的內涵，讓不同特質更有機會認識真實自我，在教育中體現真正的不同性別的自我價值。這種自我價值的肯定與創造力的激勵正代表著一種對世界深切的責任感，因此，重新去發掘陰性的特質、引發學生對自我及他人的關心，使其轉化為內在動機，並賦予高度的期許，將可重燃學生對世界呈現出豐富的生命力和卓越的使命感。

二、多元共存的課程內涵

從詩性與陰性的書寫取向中，我們還可以學到，課程中的型態應該有更多元的表現。諸如文學、詩品、敘事、自傳、甚至意識流、獨白、對話，都不應在課程中缺席。維柯曾說：

Logic（邏輯）這個詞來自邏葛斯（logos），它的最初的本義是寓言故事（fabula），派生出義大利文 favella，就

是說唱文，在希臘文寓言故事也叫做 mythos，即神話故事。(NS401)

知識領域所推崇的邏輯，其實原本包含著寓言、故事、說唱文、神話等不同類型的表現，各種文本都應該作為人類寫意與認知的途徑，包括文學、詩品、敘事等各種文類，都具有激發情感的不同作用，即使是想像的、創造的，也並不比絕對真理的敘述在價值上有優劣之差。

以「自傳」(autobiography) 為例，這就像對自我進行考古學的探險一般，是探尋在眾多構成學生與教師的教育經驗中最真實的一面，可用以發掘未被揭露的潛在影響。凱森 (Kesson, 1999) 提及，自傳提供我們理解內在經驗的途徑，與現象學、存在主義以及心理分析的探究有關，有助於促成生活經驗成為課程議題的一部份，也讓我們思考，生活經驗如何移轉成為實際的教學活動？重新認識什麼是值得學習的？什麼是我們的價值？我們要如何生活？如何創造？等問題。

再以「敘事」(narrative) 來說，這種「生活故事」(life-story)，是人存在最好的敘述結構，是有界線、人物、佈景、行動的情節，那是一個「想像和原始模型的豐富領域」(Kesson, 1999: 98)，藉由語言、文字、隱喻、故事、想像、詩性寓言 (mythopoetic) 釋放驅力，解放心理禁區、突破控制，其所包括的是敘述，與自我風格、自我語言的領域，或訴諸揭露自我經驗的世界，或用一個故事來超越另一個故事，前者類似自傳手法的個人敘事，後者則有深刻的複雜意涵，都是將「遭遇」(encounter) 揭露的歷程。就像芮曲 (Adrienne Rich) 所說：

寫一首詩、刻劃一個人物或描寫一個動作，都需將現實進行一個想像豐富的轉換，……這就需要心靈的自由，就像滑翔機飛行員一樣，自由地踏進你思想的激流。(張京媛主編，1992：133)

由於女性在書寫中的話語主體性地位一直不高，不但被侷限經濟力發展，也被箝制了社會地位，所以在批判之時容易偏於獨尊一己之大，但是陰性書寫是包容性強的書寫，不應偏於一元化的自我中心，而是透過將那些被懸置的予以解放來重見自我，對那些被抹消的，透過筆觸紀錄值得品味的知覺與痕跡來分享經驗，對那些陽剛的，加註迂迴的婉約來撫慰強勢的虛寒，這種兼容並蓄的宏大與寬廣，才是陰性書寫的精神。

可見，書寫，有時不只是在尋求自己的經驗或故事，也是在這經驗與故事中尋求自我的定義，以及他人的位置，藉以認清世界的整體，這種自傳的、敘事的、以及詩文的，甚至是自我對話、獨白、意識流的展現，都應是課程不可忽略的重要形式與途徑。

三、美感張力的課程哲學

除了擴充課程內涵與方法，詩性創造的陰性書寫所帶動的流動感、奔躍幻變的創造與包容，透過知覺與隱喻的展現，更是開啓課程美感經驗的美學屬性範疇，此種意義提示吾人所持之課程哲學當中，應有其美感之成分，應讓詩性創造的陰性書寫激勵情感知覺中對質性要素的掌握，尤其感受、體驗、對話等活動，應作為激發美感經驗的發軔，在課程中，這種取向不在預測課程事件或追求普遍規則，相反地，這種美學取向意欲開放接納更廣闊的知覺與表現。如范倫斯 (Vallance, 1991: 167) 所言，是一種突顯不同思維以產生洞見來發掘課程可能性的途徑。此種詩性與陰性對課程至少啟發了四種觀點：第一、課程肯認人性的美感經驗：由動態體驗理解課程要素中美的成分，發掘文本中、人性中、經驗中的美；第二、課程包含多元的價值：以美學探究來揭露課程各元素的關係脈絡，以感性與知性兼具的網絡扣緊課程領域的關連；第三、課程在於促成人性的完善：透過課程可以以美學途徑來體察課程美感經驗及其活動，進而形塑整個體；第四、課程終極在於美善世界之理想：

主題文章

課程之實踐哲學秉持美善之理念，不在對立與分化，是對相容並存世界的終極關懷。

這些觀點的體現，就像休伯納(Huebner, 1975)主張以完整、平衡、設計、和諧和滿足作為課程活動美學評價的標準；葛蘭妮(Greene, 1975)倡議課程內容應取材自藝術、文學批評；艾斯納(Eisner, 1998)主張發展美學理性，透過教育鑑賞的生動表現使課程變為美學一樣，課程透過詩性創造的陰性書寫途徑來確立其美感張力之哲學觀，舉例而言，包括以體驗感知世界的變化、以鑑賞發展對價值的尊重，都是擴大課程張力的途徑。

「體驗」(Erlebnis)是一種跟生命活動密切關聯的經歷(erleben)，就狄爾泰而言，體驗是一種「自為地存在著的宇宙形象(das Bild des Universums)」；胡塞爾則視體驗為主客體消融之所，是以生命為前提，具有時間上的永恆性(無限性)、空間上的整體性、方式上的直接性和本質上的超越性(葉朗, 1993: 538-539)。具體來說，透過詩性的創造與陰性帶引的奧秘尊崇，陰性審美活動就是一種沒有時間、空間限制的體驗，而以課程來說，體驗就是一種主體與客體的溝通，這種溝通的中介與結果都是審美意象、美感經驗，課程最需要這種美感經驗的發酵以作為與世界溝通意義的媒介。

至於鑑賞，除了作為一種個人內在的活動，更是主體藉著感官的知覺與先備知識的交互作用，感知事物複雜微妙的特質，達成覺醒，認識和理解，從而提供判斷的基礎(黃政傑, 1993: 166)，在此，鑑賞在課程中也是一種「美感判斷」，類比於詩性的理解與陰性的感知作用，是來自人各種心理功能協和活動的結果，應用在課程上所進行的鑑賞是使個體能以感知、想像、理解、判斷等方式對審美對象加以作用，由注意而產生真實的理解甚至引發經驗，在詩性創造的陰性書

寫中，鑑賞作為課程的一種經驗感知途徑，是基於美感之價值取向，是對課程所展現廣義的價值世界進行意義化感知理解的哲學與行動。

陸、結語

陰性書寫……召示出一種更大的變革可能，彷彿在我們眼前張開一塊空間，通過這塊空間我們可以達至顛覆性的思想，更彷彿一場先驅性、預備性的運動在我們眼前展開，通過這場運動我們可以對社會及文化標準造成一番更動、變易。(刁曉華譯, 1996, 397)

陰性在「抒寫」及「書寫」上所受桎梏，在對理體(陽性)中心的批判下，逐漸獲得將真實的自我走進文本的空間，此時，課程實踐無法置身度外，也不應停留在流盪、片段、刻板的侷限中，而是應該營造一個涵納陰性邏輯的空間，透過詩性的創造與陰性的包容，與既定社會主流達成平衡的激勵來擴大視野。顯然地，這亟需有更多實際作為以使真實世界在課程裡紮根，並將被忽略的陰性重要側面拉回，重新肯認人性的多元面向與價值，透過詩性刻劃人類最熱烈的創造力，真正融入課程的精神與行動。

這種詩性創造的陰性書寫對課程實踐的啟發，重要的部分在肯定陰與陽交織出的多元價值與形式，以及激發想像創造的包容廣度，這些都需要空間，所以除了採直接闡述的論析或書寫，也更應該允許迂迴的激勵豐富課程領域，產生「知覺」、形成「體驗」、成就「鑑賞」，保有更多思考感應空間，藉由付諸實際所淬勵的行動強化課程所有相關人員更敏銳地覺察課程的日常表現與特殊感受，建構豐富的意義，並在不同特質的往復迴流中完成整全的課程。

參考文獻

- 刁筱華譯 (1996)。女性主義思潮。台北：時報文化。
- 朱光潛(1983)。維柯的新科學及其對中西美學的影響(上、中、下)。聯合月刊第 21-23 期。
- 何慧芳 (2001)。由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及榮格之心理分析探索維吉尼亞·吳爾芙的小說燈塔。南華大學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 李元貞 (2000)。女性詩學。台北：女書文化。
- 李英豪(1994)。論現代詩之張力。亞弦、簡政珍主編。創世紀四十年評論選 1954-1994。台北：創世紀。
- 張京媛主編 (1992)。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
- 張京媛譯 (1992)。A. Rich 著。當我們徹底覺醒的時候。載於張京媛 (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張佳琳 (2001)。女性主義教育學。中等教育，52 (6)，114-126。
- 莊明貞、魏雲儀 (1999)。女性主義教育學。兩性平等教育季刊，10，115-116。
- 黃政傑 (1995)。多元社會課程取向。台北：師大書苑。
- 黃逸民 (1999)。論陰性：西蘇、依莉佳蕊、克莉絲蒂娃與巴絲汀的連結。台大外文研究所博士論文，未出版。
- 葉朗(1993)。現代美學體系。台北：書林。
- 劉亮雅譯 (1987)。吳爾芙—當代世界小說家讀本。台北：光復。
- 錢銘怡、蘇彥、李宏 (1995)。女性心理與性別差異。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謝小琴譯 (1999)。Sophia Phoca 著。後女性主義。台北：立緒文化。
- 彭懷恩等譯(1990/1995)。Swingewood, A. 著。社會學思想史。台北：風雲論壇。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 Adkison, J. A.(1981). Women in school administration: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 51, (3), 311-343..
- Bergin, T. G. & Fisch, M.H.(trans.)(1948)。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Cornell University。
- Beyer, L.E. & Liston, D.p.(1996). Curriculum in conflict: Social visions, educational agendas, and progressive school reform.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 Cixous, H.(1986). The laugh of the Medusa. In New French Feminisms, Elaine Marks and Isabelle de Courtivron. (eds.). N.Y.: Schocken Books.

主題文章

- Eisner, E.W.(1998). *The enlightened eye: qualitative inquiry and the enancement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N.J.: Prentice-Hall.
- Gilligan, C.(1985). In a different voice: Women’ s conceptions of self and of morality. In Eisenstein, H. & Jardine, A.(Eds.).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Greene, M. (1975). Curriculum and consciousness. In W. Pinar (ed.). *Curriculum theorizing: the reconceptualists*.pp.299-321. Berkeley: McCutchan .
- Huebner, D. (1975). Curriculum as a concern for man’ stemporality. In W. Pinar (ed.). *Curriculum theorizing: the reconceptualists*. pp.237-49. Berkeley: McCutchan .
- Kesson, K.R.(1999). Toward a curriculum of mythepoetic meaning, In Henderson, J.G & Kesson, K.R.(Eds): *Understanding democraticcurriculum leadership*. London: Teachers College.
- MacDonald, J. B. (1975). Curriculum and human interest. In W. Pinar (Ed.), *Curriculum theorizing: The reconceptualists* (283-294).Berkeley, CA:McCutchan.
- MacKinnon, C.(1992). *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in, J.R.(1992). *The school hom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Noddings, N.(1992). *The challenge to care in schools*. New York: Teacher College Press.
- Stone, L.(1995). Narrative i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 feminist tale of “Uncertain” knowledge. In W. Kohil(Ed.). *Critical conversations i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New York: Rontledge.
- Vallance,E.(1991).Aesthetic inquiry:Art criticism .In E. Short(Ed.),*Forms of curriculum inquiry* (155-172).Albany,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Vico, G. (1948). *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T. G. Bergin & M. H. Fisch, Tran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The Enlightenment of Poetic Feminine Writing on Curriculum Practice

Chang-Chia Lin

While the age of diversity and fluidity in sexual identity came along, the feminine writing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The feminine writing is a means that emphasizes on the catholic and penetration. In a consequence , it is important to hold the features of feminine writing in order to insist a subject position rather than on an essential subjectivity. Especially, the feminine writing opens the vision for curriculum to allow students hold a multi-styled and multi-toned nature. Definitely, curriculum practice that reclaim both masculine and feminine, diversity and aesthetics , will help student to release their own voice to challenge and transgress the privileging on the false universalism and give out the space for students to write and read their own texts.

Keywords : feminine writing, feminism, poetic wisdom

Section chief, Secretariat in MOE

主題文章